

自序

昔之註老子者代有殊宗家傳異說逮王輔嗣何平叔合之於乾坤易簡鳩摩羅什梁武帝濫之於事理因宋則支補牽會其誣久矣迄陸希聲蘇子繇董思靖及近代焦竑李贄之流益引禪宗互爲綴合取彼所謂教外別傳者以相糅雜是猶閩人見霜而疑雪雒人聞食蟹而剝蟄螟也老子之言曰載營魄抱一無離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沖氣以爲和是旣老之自釋矣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是又莊之爲老釋矣舍其顯釋而強儒以合道則誣儒強道以合釋則誣道彼將驅世教以殉其背

塵合識之旨而爲蝨來茲豈有旣與夫之咎其諄者久之
乃廢諸家以衍其意蓋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
矣見其瑕而後道可使復也夫其所謂瑕者何也天下之
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則不公偶見而樂持之則不經鑿
慧而數揚之則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故于聖道所
謂文之以禮樂以建中和之極者未足以與其深也雖然
世移道喪覆敗接武守文而流僞竊昧幾而爲禍先治天
下者生事擾民以自敝取天下者力竭智盡而敝其民使
測老子之幾以俟其自復則有瘡也文景踵起而迄昇平
張子房孫仲和異尙而遠危殆用是物也較之釋氏之荒

序

今夫古人之書古人之心也然其中往往有託物寓意爲
洸洋怪誕之詞而後之讀之者多苦于不能解卽能以解
解之亦病于拘文牽義而非有當于古人之心使有能讀
古人之書任其辭之洸洋怪誕而于其所托物寓意無不
可以解解之不致拘文牽義而未當古人之心豈非解之
者所甚快而爲古人所深望也歟顧古之去今至遠以百
世以下之人而解百世以上之人之書欲其毫髮無所差
謬則又甚難而不知非難也古今之世殊古今人之心不
殊也故居今之世讀古之書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

則心心相印何慮書之不可以解解乎衡陽船山王先生
故明壬午科孝廉也抱道隱居蕭然物外其生平著述什
襲藏之而勿以傳諸其人乃嗣子虎止終不忍其父書之
湮沒爰增加音註與二三同人分任較訂付之剞劂梓成
以莊子解一書不因余之不敏而請序焉時維秋也蕉桐
之下展卷讀之凡句讀段落通篇大旨及篇中眼目所注
精神所滙余向讀之而不能解者今讀之而心曠神怡一
若漆園傲吏相對逍遙幾不知擾擾于人間世者之爲何
矣因思先生高士也莊生達人也上下千古心相契合宜
于是書解之而無毫髮之差謬無難也然則先生之讀莊

而解之者爲莊也非爲後之讀莊也何也解莊所以慕莊也故曰非爲後之讀莊也而世之讀莊者正甚賴乎其有以解之也其甚賴乎其有以解之者何也以讀莊而莊不可解又不能起莊而一一解之今忽于讀先生之解莊不啻莊之自爲之解是又不知莊生之爲先生先生之爲莊生矣此豈第解之者之心所甚快也歟豈第古人之心之所甚願也歟康熙

同里後學王天泰撰

序

莊子楚人也嘗爲蒙漆園吏太史公列傳謂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歸本於老子之旨所著十餘萬言率寓言也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指事類情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然則莊子誠善屬書離詞者哉至今學者皆能洛誦亦或驚怖其言若河漢而無極明方正學云莊子神於文者非工於文者所可及文而至於神微子長子瞻其人其又何足以知之衡陽王船山先生學老文鉅著述等身於經史多所詮釋論說然頗散軼其子敵

與其鄉後進寧子紹緒羅子仲宣梓其莊子解以公之同
好余耳先生名舊矣行部於此訪其遺書敵遂以此刻見
投且屬爲引其端夫南華之文縱橫馳騁莫可端倪天下
一篇蓋其自序又以謂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後
人復代爲之言不尤駢拇枝指哉抑聞船山爲文自云有
得於南華故於內外諸篇俱能辨其真贗若讓王以下四
篇詆訾孔子之徒自坡公以來皆以爲僞作然其深微之
語固有與內篇相發者抑又安可廢也註莊者多矣惟四
明沈氏竟陵譚氏庶幾近之近閩人林氏莊子因出而諸
註悉廢先生既有得於南華之妙又欲使讀之者識達人

之變化則其所詮註亦所謂知其解而且暮遇之者歟我
知先生之必有以知之也康熙己丑孟冬平原董思凝撰

莊子解目錄

內篇

卷一逍遙遊

卷二齊物論

卷三養生主

卷四人間世

卷五德充符

卷六大宗師

卷七應帝王

外篇

卷八駢拇

卷九馬蹄

卷十肱篋

卷十一在宥

卷十二天地

卷十三天道

卷十四天運

卷十五刻意

卷十六繕性

卷十七秋水

卷十八至樂

卷十九達生

卷二十山木

卷二十一田子方

卷二十二知北遊

雜篇

卷二十三庚桑楚

卷二十四徐無鬼

卷二十五則陽

卷二十六外物

卷二十七寓言

卷二十八讓王

卷二十九盜跖

卷三十說劍

卷三十一漁父

卷三十二列禦寇

卷三十三天下

莊子解卷一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敵增註

內篇

逍遙遊

解曰寓形於兩閒遊而已矣無小無大無不自得而止
其行也無所圖其反也無所息無待也無待者不待物
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實以立名小大一致休于
天均則無不逍遙矣逍者嚮於消也過而忘也遙者引
而遠也不局於心知之靈也故物論可齊生主可養形
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遠帝王可應而天下治皆脞

合于大宗以忘生死無不可遊也無非遊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
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增注冥海也嵇

康曰取其冥冥無涯也方以智曰鯢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爲大魚之名鵬卽鳳也扁古鳳字自北而南寓繇混沌向
離明之意

解曰其爲魚也大其爲鳥也大雖化而不改其大大之
量定也意南溟而後徙有扶搖而後搏得天池而後息
非是莫容也此遊于大者也遙也而未能逍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書名爾雅曰扶搖謂

之族何孟春曰齊諧無是書是其劇耳

鯢鵬之說既言之重引齊諧三引湯之問棘以徵之外篇所謂重言也所以必重言者人之所知盡于聞見而信所見者尤甚於聞見之量有涯而窮於所不見則至大不能及至小不能察者多矣詘於所見則弗獲已而廣之以聞有言此者又有言此者更有言此者有是言則人有是心有是心則世有是理有是理則可有是物人之生心而爲言者不一而止則勿惘於見所不及而疑其非有矣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野馬天地閒氣也塵埃氣翳鬱似塵埃揚

也生物猶言造物此下俱言天字之高故鵬可乘之以高遠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

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言野馬塵埃生息在空升降故

人見天之蒼蒼下之視上上之視下同爾乃目所成之色非天有形體也

繇野馬塵埃生物之息紛擾於空故譬天之正色不可

得察亦惡知天之高遠所屆哉天不可知則不知鵬之

所遊與其所資以遊者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

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堂道謂之坳剖芥子

以爲舟極形其小膠滯也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